

宋代茶词的文化意义

薛玉坤*

<目次>

I. 前言	III. 茶词的文化意义
II. 两宋茶俗与茶词	IV. 结语

I. 前言

风俗，是一个社会历史风貌的生动反映，我们可以通过对风俗的分析，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民众的生活风尚和行为习惯，并进而审视蕴涵其间的社会文化心理。古人甚至将其提到安邦治国的高度，如应劭《风俗通义·序》中说：“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作为宋代最为普遍的风俗之一，饮茶曾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王安石云：“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¹⁾对于文人来说，饮茶则更象是一种文化行为，其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常包含着浓郁的文化意味。

两宋词人留下了大量的茶词，对这种文化行为和文化意味有着非常充分的揭示。透过些作品，我们能够对宋人的饮茶风俗以及其中所寄寓的生命感怀和人生理想作一初步探析。

* 中国苏州大学文学院 讲师

1) 王安石《杂著·议茶法》，见《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II. 两宋茶俗与茶词

过去一般认为饮茶之风开于唐而盛于宋。在唐代，李白和杜甫就曾留下许多咏茶诗歌，陆羽还著有《茶经》三卷，专言茶原、茶法和茶具。这一风俗到了宋代更为盛行，蔡绾云：“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²⁾宋徽宗亦曰：“延及于今，百废俱举，海内晏然，垂拱密勿，俱致无为。荐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咸以高雅相从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³⁾茶叶生产和贸易也因此而成为宋代经济中颇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朝廷制定有专门的茶法，并于江陵、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口等处设榷管理茶务⁴⁾。

在当时的社会，无论是书斋画舫，还是勾栏瓦肆，可以说是处处茶烟缭绕，饮茶之风甚为普及，所谓“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贫贱靡不用也。”李清照回忆当年和丈夫赵明诚的恩爱生活时说：“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⁵⁾而在市井之中，各色茶肆更是鳞次栉比，《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对当时开封和杭州城有名的茶坊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文人雅士和贩夫走卒们的竞相比附，使得饮茶成为两宋时期最为流行的时尚之一，当时的俗谚将饮茶与“烧香”、“挂画”、“插花”并列为“四般闲事”。⁶⁾

在反映饮茶这一具有浓厚文化意味的风尚的文学作品中，词无疑有着其独特的面貌。检索《全宋词》，我们发现仅题为“茶”、“茶词”或“咏茶”的

2) 《铁围山丛谈》卷六，中华书局，1983。

3) 宋徽宗《大观茶论》，古今图书集成本。

4) 参见王孝通《中国商业史》第二编第九章《北宋之商业·茶叶之进步》，商务印书馆，1998。

5)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漱玉集注》，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

6)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中华书局，1982。

作品就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目，苏轼、黄庭坚、秦观、陈师道、辛弃疾、张孝祥、李清照、刘过、周紫芝、毛滂、吴文英、谢逸、杨无咎，一个个我们熟悉的词人，都曾写下大量的茶词，他们在玩赏茶艺的同时，也在茶词中尽情抒发着自己的生命感怀和人生理想。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茶词是如何反映宋代茶俗的。

当然，茶词首先反映出的还是宋代最为普遍的茶事活动——斗茶。这种茶事活动是在唐代“煎茶”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对用水、茶品质量的评审和对点茶技艺高下的比试等过程，有着浓厚的审美趣味。它一经产生，就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广为流行，被称之为“盛世之清尚”⁷⁾。据文献记载，斗茶最早流行于建州，后来向全国各地扩展。蔡襄《茶录·点茶》云：“建州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

我们不妨看一下秦观《满庭芳》对这种茶事活动的反映：

雅燕飞觞，清淡挥麈，使君高会群贤。密云双凤，初破缕金团。窗外炉烟似动。开瓶试、一品香泉。轻淘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娇鬟。宜美盼，双擎翠袖，稳步红莲。坐中客翻愁，酒醒歌阑。点上纱笼画烛，花骢弄、月影当轩。频相顾，余欢未尽，欲去且流连。

这首词大概作于元丰六年前后⁸⁾，词中“使君”指的是宰相吕夷简之子吕公著，时守扬州。《宋史》本传称吕公著平居以治心养性为本，于声利纷华无所好，简重清静出于天禀，所以词中谓其“清淡挥麈”、“高会群贤”。“密云双凤”指的就是产于福建建州的极其珍贵的贡茶，茶成圆饼形，上印龙凤形和云彩图纹，岁供皇帝饮用。

宋代产茶之地分布很广，吴、蜀、淮南、闽都是重要的产茶之所，其中产于建州的建溪龙茶最为宋人所品赏。《澠水燕谈录》卷六记载：“建茶

7) 宋徽宗《大观茶论》，古今图书集成本。

8) 参见周义敢等《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所谓上品龙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虽宰臣未尝辄赐，惟郊祀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嘉客，出而传玩。欧阳文忠公云：‘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也。’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亦有云：“建溪龙茶，始江南李氏，号北苑龙焙者，在一山之中间，其周遭则诸叶地也。居是山，号‘正焙’，一出是山之外，则曰‘外焙’。‘正焙’、‘外焙’，色香必迥殊，此亦山秀地灵所钟之，有异色已。‘龙焙’又号‘官焙’，始但有龙凤、大团二品而已。仁庙朝，伯父君谟名知茶，因进小龙团，为时珍贵，因有大团、小团之别。小龙团见于欧阳文忠公《归田录》，至神祖时即‘龙焙’，又时‘密云龙’。‘密云龙’者，其云纹细密，更精绝于小龙团也。”很明显，这样一种精绝珍贵的名茶非天子近臣是难得饮用的，而吕公著是名宦之后，故能有龙凤团茶之赐。此茶因其珍贵异常，故常为词人津津乐道，在很多茶词中加以描写，如：

华筵饮散撤芳尊。人影乱纷纷。且约玉骢留住，细将团凤平分。（程垓《朝中措》）

北苑春风，方圭圆璧，万里名动京关。（黄庭坚《满庭芳》）

龙焙头纲春早，谷帘第一泉香。（黄庭坚《西江月》）

日照门前千万峰。晴飙先扫冻云空。谁作素涛翻玉手，小团龙。（毛滂《摊声浣溪沙》）

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苏轼《西江月》）

北苑春风小凤团。炎州沈水胜龙涎。殷勤送与绣衣仙。（张孝祥《浣溪沙》）

宋人对建茶的痴迷从苏轼下面这首《钱安道寄惠建茶》诗也可以看出：

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胸中似记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为君细说我未暇，试评其略差可听。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嚼过始知真味永。纵复苦硬终可象，汲黯少戆宽饶猛。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犷。体轻虽复强浮泛，性滞偏工呕酸冷。其间绝品岂不佳，张禹纵贤非骨鲠。葵花玉斝不易致，道路幽险隔云岭。谁知使者来自西，开缄磊落收百饼。嗅香嚼味本非别，透纸自觉光炯炯。秣糗团凤友小龙，奴隶日注臣双井。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此诗有味君勿传，空使时人怒生瘿。

斗茶不仅茶品要好，对水的要求也甚是严格。“开瓶试、一品香泉”表明的是对择水的考究。斗茶时水的优劣甚至是可以决定胜负的，江邻几在其《江邻几杂志》中记载了苏轼与蔡襄斗茶以水胜的故事：“苏才翁与蔡君谟斗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苏茶劣，改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茶圣陆羽曾品天下水为十二等，扬子江南零水第七，扬州大明寺井水第十二，吕公著于守扬之日开茶宴，取此二水自然是十分方便。当然，对于一般士人的日常生活而言，饮茶是不可能尽取天下名水的，因此，对于煎茶之水十分讲究的宋人就有了一种“赠水”的风俗，比如张孝祥就曾经“以贡茶、沈水为杨齐伯寿”⁹⁾，而在通常情况下，就只能就近取材，择善而用了。

杨万里评苏轼《煎茶》诗云：“活水还将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遗卒奴，五也。“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状水之清美极矣。”¹⁰⁾词中就常有对所谓“熟水”——“美善之水”的描写，如：

开心暖胃。最爱门冬水。欲识味中犹有味。记取东坡诗意。笑看玉笋双传。还思此老亲煎。归去北窗高卧，清风不用论钱。（杨无咎《清平乐·

9) 张孝祥《浣溪沙以贡茶、沈水为杨齐伯寿》：北苑春风小凤团。炎州沈水胜龙涎。殷勤送与绣衣仙。玉食乡来思苦口，芳名久合上凌烟。天教富贵出长年。”《全宋词》，中华书局，1997。

10) 杨万里《诚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熟水》)

何处甘泉来席上，嫩黄初汤银瓶。月团尝罢有余清。惠山名品在，歌舞暂留停。欲赏壑源新气味，不应兼进豨苓。此中端有淡交情。相如方病酒，一饮骨毛轻。(易少夫人《临江仙·咏熟水》)

水要“熟水”，而贮水之器也非常讲究。宋人通常是“银瓶汲水”，这在词中也多有描写：“翠袖笼香醒宿酒，银瓶汲水沦新茶。”(仇远《八拍蛮》)“相如方病酒，银瓶蟹眼，惊鹭涛翻。”(黄庭坚《满庭芳》)“何处甘泉来席上，嫩黄初汤银瓶。”(易少夫人《临江仙》)

斗茶时对碾茶、点茶的技艺以及用盏的要求同样严格。秦词“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描写的就是这一环节。“玉尘”是指碾碎之茶，蔡襄《茶录·茶论》云：“碾茶，先以净纸密裹捶碎，然后熟碾。其大要，旋碾则色白，或经宿则色已昏矣。”“雪”指的是斗茶时出现的汤花，也就是“茶白”，是宋人所崇尚的艺术境界，又被称之为乳花、乳、雪乳、饽等等，而茶盏用“紫瓯”也正是为了凸显茶色之白。宋人以建州产的建盏为上品。蔡襄《茶录·论茶器》云：“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杯微厚，熳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不用。”这些也都是其他茶词常表现的内容，比如：

春芽北苑小方圭，碾畔玉尘飞。金箸春葱击拂，花瓷雪乳珍奇。(曹冠《朝中措》)

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纤纤捧，研膏浅乳，金缕鹧鸪斑。(黄庭坚《满庭芳》)

九天圆月。香尘碎玉，素涛翻雪。石乳香甘，松风汤嫩，一时三绝。(李处全《柳梢轻》)

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苏轼《西江月》)

在所有茶词中，对宋人饮茶风俗描写较为完备的还有一首冯长庚的

《水调歌头·咏茶》：

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碾破香无限，飞起绿尘埃。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这些茶词对斗茶中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熳盏、点茶等一系列的过程的描绘是非常形象的，它充分反映出宋代文人对茶的醉心痴迷，和宋徽宗在《大观茶论·点》中对“点茶”技艺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筴轻，无粟文蟹眼者，谓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立，水乳未浹，又复伤汤，色泽不尽，英华伦散，茶无立作矣。有随汤击拂，手筴俱重，立文泛泛，谓之一发点。盖用汤已故，指腕不圆，粥面未凝，茶力已尽，雾云虽泛，水脚易生。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浸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筴重，指绕腕簇，上下透彻如醇醪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面根本立矣。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止，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玑磊落。三汤多寡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汤尚啻，筴欲转稍，宽而勿速，其真精华彩既已涣然，轻云渐生。五汤乃可稍纵，筴欲轻盈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各过，在拂以敛之，然后结霭凝雪，香气尽矣。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然，则以筴着尻缓绕拂动而已。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之，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均其轻清浮合者饮之。

III. 茶词的文化意义

大量的描写表明，饮茶之于宋人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解渴或养生之举。饮茶时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染有非常浓郁的艺术韵味，包含着宋

代文人对人生、命运的理解和处置，显示出他们的审美风尚和文化心理。宋徽宗《大观茶论》将茶与一般的日用品区分开来，把饮茶习俗视为文人“冲淡闲洁，韵高致静”的高雅举动。黄儒《品茶要录》亦云：“自国初以来，士大夫沐浴膏泽，咏歌升平矣。夫身世洒落，神观冲淡，惟兹茗饮可喜。”可见，宋人自身也是认为饮茶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标志。

宋词对饮茶过程中细节的描写看似琐屑，而实际则富于韵味。其中贯注较多的正是宋代文人对精神的自我愉悦和超脱的追求。我们来看冯长庚《永遇乐》词中的描述：

懒散家风，清虚活计，与君说破。淡酒三杯，浓茶一碗，静处乾坤大。倚藤临水，步履登山，白日只随缘过。自归来，曲肱隐几，但只恁和衣卧。柴扉草户，包巾纸袄，未必有人似我。我醉还歌，我歌且舞，一任憨痴好。绿水青山，清风明月，自有人间仙岛。且偶随、补破遮寒，烧榾柮火。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优游自在、挥洒自如、飘飘有神仙风姿的士大夫形象。所谓“静处乾坤大”，词人于淡酒浓茶之中、于登山临水之际思索人生的意义，实践人生的理想，并由此获得真正的愉悦和解脱，这中间隐含的正是文人士大夫对“自适”的理想追求，欧阳修曾云“不必取悦当时之人，垂名于后世，要于自适而已。”¹¹⁾这与唐人“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是完全不同的审美理想和文化心理。朱熹曾对学生这样解释茶和“道”的关系：

先生因吃茶罢，曰：“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如何？”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於忧勤，終於逸乐，理而後和。盖礼本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都是此理。”（夔孙）

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又曰：“南轩集云：‘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似他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

11) 欧阳修《笔说·夏日学书说》，《欧阳修集》，《四部备要》本。

也。”(道夫)¹²⁾

在朱熹眼里,茶已经超越了它原有物质属性,而成为“道”的精神象征了,品茗饮茶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活动,品茶品出的完全是人生的三味。

这其实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其间包含着的是宋代三教圆融的思想背景。儒学独善其身、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的思想,道家清净无为、自得其乐的观念,佛教禅宗寻求精神解脱的禅悦之风,可以说是融合在饮茶这一日常行为之中。茶词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宋代饮茶风俗的盛行和许多细节,更可以使我们深入体察蕴涵其中的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审美风尚和文化心理。在两宋词人中,黄机“所未能忘者,药鼎茶瓯”(《八声甘州》),程公许是“驼褐倚禅榻,丝鬓飏茶烟”(《水调歌头》),而苏轼则是“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他们在饮茶之举的精致细腻中,真正享受的是自适惬意、高雅脱俗的精神愉悦。

IV. 结 语

宋代是一个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时代,与前代不同,宋代士人的人生追求和生活理想都显示出一个“内敛”的特性。刘熙载认为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儿女情多,风云气少”¹³⁾,表明的正是宋代文人的审美观照对象,已从唐代的大漠雄鹰转向了花前月下,从跃马疆场、建功立业转向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人更多地将审美观照的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把对艺术美的追求扩展为对生活情趣美的追求。于是明窗净几、笔墨纸砚、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无不成为宋代文人的审美对象。欧阳修解释自号“六一居士”时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老翁,老于此五物之间,岂不为

12) 《朱子语类》卷一三八中华书局,1986。

13)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六一乎?”¹⁴表明的就是宋人的这种审美风尚。李泽厚说儒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已经把人的存在意义放置在‘伦常日用之中’”¹⁵，宋代文人亦正是如此。跳出了官场的尔谗我诈，远离了市井的喧嚣嘈杂，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自然适意、百无滞碍的生活方式。而在生活艺术化之后，宋代的艺术也就显示出了其生活化的色彩。透过这些具有浓厚生活情趣的茶词，我们真正可以走进宋人的日常生活，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灵魂深处。

<参考文献>

- 脱脱 《宋史》，中华书局，1977
唐圭璋 《全宋词》，中华书局，1997
宋徽宗 《大观茶论》，古今图书集成本
杨万里 《诚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欧阳修 《欧阳修集》，四部备要本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
吴自牧 《梦粱录》，中华书局，1982
周义敢等 《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李清照 《漱玉集注》，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
刘熙载 《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王孝通 《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98
李泽厚 《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

14) 欧阳修 《六一居士传》，《欧阳修集》，四部备要本。

15) 李泽厚 《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

<Abstract>

The tea-Ci reflects not merely tea custom of the Song Dynasty , moreover reflects the intelligentsia's esthetic custom an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Through analysising the tea custom and the tea-Ci, this article thought :what contained in them is the Song intelligentsia's daily life prevailing and the esthetically ideal to pursue naturely, non-hindered life.

주제어 : 宋代, 茶詞, 文化意義 飲茶

K C I